漢字的必要性討論

〈客家文學、語言與族群〉讀後感

文／徐兆泉　胡適國小退休教師、客家電視台新聞部語言顧問

語言先於文字，文字是因要記錄才產生的。羅馬拼音發明人以音素型的符號來記錄，所以只有26個符號；漢字的發明人，畫物形成字，但卻要不斷的造新字。其實這是兩種語族使用文字的習慣，沒有優劣，只有差異。羅馬字與漢字，均能充分表情達意；羅馬字易於書寫與漢字筆畫的繁複，有了電腦，便利性也已不值得一談。惟對於一種語言——如：福佬語或客家話——開始要做書面記錄時，究竟要用羅馬字或漢字，則很值得談。

最近在第27期《台灣文學館通訊》上看到羅肇錦先生所寫的〈客家文學、語言與族群〉（後面簡稱做「羅文」），給我的感覺是：完全以漢字出發點來立論而已；且羅先生於整篇文中，將英文與漢字羅馬拼音混淆了。雖說英文也是一種羅馬拼音，但與漢字羅馬拼音有很大差別。本文僅就漢字羅馬拼音來討論，但因漢字羅馬拼音並沒有代替漢字來當文字使用，所以必要時，舉英文例子來證明。另外討論中所說的漢字羅馬拼音，如無特別說明，均指北京話[1]的漢字羅馬拼音。

2003年筆者出版《臺灣客家話辭典》後，再經過8年半，於去年出版《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在修訂過程中發覺尋找客語正字誠非易事，且很多客家字都是借用字，所以一直以為假如捨去漢字，只以羅馬拼音來書寫，客家語的傳承與教學早就做得「嚇嚇叫」了。

羅文文章最後說：

> ……大陸當年推行簡體字及拼音方案，基本精神就是想廢去漢字改用拼音，所以他們訂的羅馬拼音取名「拼音方案」，如今這套構想施行結果全盤失敗……

中國當年推行拼音來代替漢字會失敗，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習慣」，也就是說使用漢字只是難以改掉的習慣而已。習慣，不是不能改，但一定要有很強的力量強制執行才能做到。假如當年毛澤東，除了瘋在政治鬥爭外，能像秦始皇一樣瘋在「書同文」，那絕不可能失敗。

當然這只是漢字需不需要的討論，最後討論完，還是不會影響漢字的使用，因為一如前述「使用漢字只是難以改掉的習慣而已」，而且現在不可能再出來一個廢漢字的「秦始皇」了。

閒話少說，討論之前，有兩個要點大家要先瞭解：

一、語言先於文字，文字是因要記錄語言才產生的。

1　鑑於語言平等的觀念，所謂的「國語」即是北京話，不再以「國語」稱呼而造成「國語、方言」的階級差別。

二、文字不限定方塊字（character）——例如：漢字——而已，拼音文字也是文字。

漢字的緣起

為什麼發明漢字的人一定要發明漢字？原來發明漢字的人是不懂得用音素來拼音的一群人，他們為了要記錄語言，沒有符號可用，遂畫物形為文字再賦予該字音與義，象形文字因而形成，爾後再演化出其他的書寫體。

有了漢字之後，多數人難以念出音，故有漢代之前藉發音近似的字來求得字音的「聲訓」，也有用近似的字來注音的「讀若」來求音，但大部分人仍難念出來。

直到東漢末年佛法東傳，當時文士和僧人同譯佛經，發現梵文的拼音方式非常好用，在欠缺拼音符號下，他們想出以兩個字來拼一個字的反切做法，即「切音」——取上字的聲與下字的韻及調來拼音。如：蘇甘切得三、親吉切得七。這反切方式一直用到二十世紀中華書局出版的《辭海》。

注音符號的出現

「切音」雖已算很進步，但仍沒有以音素注出，平常百姓還是讀不出來。到了利瑪竇等幾位外國傳教士東來，以羅馬字母標注漢字啟發了明清之際的文士，所以清末民初有三十多位文人提出他們的拼音符號。因此促成了1913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召集成立【教育部讀音統一會】，審定了共39個借筆畫簡單之漢字而成的「注音字母」。這些「注音字母」幾經修改，成為現今在台灣實施所謂「國語」教育用的「注音符號」。

這套包括聲調只有41個符號的「注音符號」，雖然不是完全音素型的標音符號，不過也能標注所有北京話漢字。對北京話來說，注音符號是偉大的發明，沒有注音符號，漢字難以讀出，但注音符號不需要漢字就能念出且能表情達意。可惜受了使用漢字習慣的影響，注音符號只用於注音，沒有當成文字來使用。

假如以注音符號當文字，書寫起來比用漢字簡單太多了，比較一下注音構成的音節筆劃數與漢字筆劃數就可以知道。例如「龜」這個16劃的字，中國的13億人不會寫，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會寫的一下子恐怕也找不到一千人，但「烏龜」這26劃的詞，注音符號只要「ㄨ ㄍ ㄨㄟ」7劃而已。不只如此，假如這套注音符號當文字使用，則：

一、小學生進入小學十週後，學會了注音符號即已擁有表情達意的工具。

二、小學生因此不需要再一筆一劃重新學寫漢字，也不用每一課寫生字作業。

三、年輕學子再也不會有很多的錯別字。

四、Unicode組織只需做41個內碼就足夠，不需要再為漢語系不斷地造新字。

拼音文字

相反的，西方國家使用的羅馬拼音，它的發明人發明了相當於注音符號但比注音符號更近於音素的拼音符號來記錄。這套羅馬拼音，只用26個字母即可拼千千萬萬的字，他們根本不會想到用畫物形成方塊字來當文字。

拼音文字不只用於西方國家，中南半島國家也是。還有圖博人、滿人、跟台灣原住民同屬於南島民族的人等等，他們都不需要另造方塊字。

依此來看，發明漢字的人不懂得用音素來拼

音，所以不是完全音素型的標音符號——注音符號——慢了不知道幾千年才出現。假如發明漢字的人一開始就懂得用音素來拼音，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絕對不會發明漢字。

文字是人為的

文字是人為的，現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羅馬字與漢字，均能充分表情達意，沒有問題；羅馬字易於書寫與漢字筆畫的繁複，有了電腦，便利性也已不值得一談。惟對於一種語言——如：福佬語或客家話——開始要做書面記錄時，究竟要用羅馬字或漢字，則很值得談。

福佬人本居住在閩南，是蠻橫自大的漢人所謂的蠻人[2]，他們沒有接觸漢字之前，本來就有自己的語言，後來無論是逃難的人或開漳聖王陳元光[3]帶入了漢字，他們才開始有讀四書五經的漢字讀音，但是他們的語音卻從沒做過書面記錄。

近代，有人用漢字任意替代的粗糙用法，甚不足取，如平日最常用的「吃、的、我、我們、你們、他們、和、兒子、那樣的、可以、最、折磨、屁股、腳、擠、卡到、高」都不知道要怎麼寫。以任意替代的漢字寫出來，自己懂，其他人還是讀不出來。相反的，以羅馬字精確的記音方式來記錄，只要懂得拼音符號就能讀出來，且能用來表情達意，不需再煩惱用什麼漢字。

客家人雖經學者一再地探究是自北方遇亂南遷而來，但到達客居地經婚配等，已非所謂的純漢人，其語言也有很大部分是吸收自客居地的原住民，所以縱使早如《石窟一徵》或《客英大辭典》，也同樣有很多字寫不出來。時至今日，在發展客語做書面記錄時，為了尋找客語字雖然花費了很多的心力，卻仍然無法發展出一套周詳的客語記錄文字。

參考原住民看看，他們何曾想要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方塊字？他們以羅馬拼音來記錄就可以了。文字既是人為的，客家人、福佬人何苦一定要用漢字呢？

漢字三千能用，拼音不需三千即能

羅文云：「漢字初學雖然費時，但學會三千常用字以後，幾乎不必再學新字，不像拼音文字初學花一天半日就可拼讀，但後續源源不斷的新詞需要學習，前後相比漢字的方便性比拼音文字簡直不能以千里計。」顯然，羅先生是拿英文來做比較。羅先生這想法，是完全以漢語思考的偏見而生的誤解。漢字不等同於英文字母（a、b、c……），而約相當於拼出來的英文字，如「字」這個字，英文是「word」。其實英文字較接近於漢語的詞，如「sane」，意思是「神智健全的、理智的」。

漢字學會三千個，幾乎不必再學新字；拼音文字也一樣，差別並沒有差到要以千里計。市面上不是有賣以一千個、兩千個、三千個英文字寫的文學作品嗎？

漢字羅馬拼音更簡單，不需要像英文拼成「源源不斷的新詞」，如羅文中第七個切入點所說同發一個 i[51]音的130個字，其漢字羅馬拼音只要一個

2 漳州的原住民「㑚」，與「蠻、猺、黎、蜑」同為「溪峒」之民。參看湯錦台《千年客家》，p.42。

3 唐初，潮寇攻打潮陽，陳元光予以討平並於武則天垂（垂）拱二年請求在漳浦置郡和派駐刺史，朝廷遂置漳州，任命他為彰州刺史。參看湯錦台《千年客家》，p.38。

音節「yì」即可，何苦學那130個字？其實，以漢字羅馬拼音代替漢字，只要402個字（音節）[4]，根本不需要學三千個，就能暢快的寫作了。

漢字表意，拼音文字亦能表意

羅文云：「漢字是功能非常強的表意文字，從漢字的字型，就可以充分領悟到他的符號意涵。」這又是完全以漢語思考的偏見而生的誤解。漢字由偏旁的組成，等於英文字由字頭、字根、字尾的組成。如：瘋，由表疾病的「疒」部加「風」的音組成形聲字。「瘋」約等於英文的「insane」，它是由表「不」的「in」加表「神智健全的、理智的」「sane」而成，對英美人士來說，他們一見這字形，意義也馬上呈現，所以不是只有漢字能表意而已。

漢字羅馬拼音，雖沒有這個功能，但用慣一種語言，不需字形的提示，其認知的功能並不會少於「表意文字」。如你寫「烏龜」，我寫「wu guei」，你我的認知並無差別，指的是同一種爬蟲類動物。

第一個切入點：字能傳千古

羅文又以九個切入點來說明漢字的優點，第一個切入點說：漢字可以打破時間的限制。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因為用漢字寫，有表意符號幫助，歷代語音雖有別，但我們仍能通暢無礙的瞭解古人的心聲。其實用拼音文字的希臘，西元前九世紀左右Homer寫的《Iliad》和《Odyssey》，希臘人照樣看得懂；英國古英文傳奇「Beowulf」約寫於第八世紀，英國人也一樣看得懂。難道只有漢字才能表意，才能傳千古？

我倒希望秦、漢等各代的作品都有清楚的標音，能讓我們知道那時期說的到底是什麼話，這樣才不至於有人猜說宋朝是講客家話，或如李遠哲先生猜說：「楊貴妃當年講的話可能就像臺語。」[5]

第二個切入點：打破空間的限制

羅文第二個切入點云：「漢字可以打破空間的限制，讓不同語言的甲地的人和乙地人可以溝通無礙。」羅先生以「食晝」為福佬、客家「吃中飯」同用的漢字，說明雖發音不同，互相不會說對方的語言，也能一看就懂。

須知，這個切入點假如僅指同一語族而發音有些不同者則可，如台灣南部人說「ㄑㄧㄥ ㄗㄟˊ」、北部人說「ㄑㄧㄥ ㄐㄧㄝˊ」，「清潔」二字確能打破空間的限制。但是福佬語「吃中飯」的「吃」是寫不出漢字的，絕對不是「食晝」兩個字，所以是無法打破空間的限制的。一種語族要看懂另一種語族的語言一定要經過學習。福佬語與客語用字會相同者，僅限於外來語——北京話或日本語等——的讀音，福佬語道地的口語音大概都寫不出漢字來的，現今勉強湊出來的，如「牽曲、定定、尪姨、

4 依據1988年2月新學友書局出版的《國語辭典》附錄的「注音查字表」來看，除了「ㄝ、ㄥ」沒有成音節外，其他自ㄅ至ㄩ分別有16、17、19、9、20、19、24、26、18、18、19、13、14、14、20、19、19、14、17、16、15、1、1、1、1、1、1、1、1、1、1、1、11、9、5個音節，總共402個音節。

5 參考2004年二月二十日李遠哲先生在新竹中學校友會上的演說。

面頭果、姑不忠、重頭生、啥物、罩茫」[6]，全是漢字，客家人看得懂嗎？反過來說，客家語詞「芼籣、秤莖星、仰恁仔、斷烏、㸙人、孩籮槅、挼雪圓仔」，也全是漢字，福佬人看得懂嗎？這一點，縱使用漢字羅馬拼音，如非同一語族，也一樣做不到。

第三個切入點：儲存空間

羅文第三個切入點云：「漢字的方塊結構儲存信息量大，可以節省紙張。」就漢字羅馬拼音與漢字來比，倒是有些道理。但是假如沒有電腦，用手來書寫漢字及拼音，所用的筆畫與時間，那就真有千壤之別了，這不可丟開不說。

第四個切入點：部首的認知

羅文第四個切入點云：「寫意文字，自行直接表達，認知快捷，符號節約。」這也是認知的自以為是。由文字而有的認知，是任何語言都能做到的，只要用慣某一種語言，當他們的文字一出現，自然在他的腦海中呈現出該物或該現象的樣子，不必一定需要部首或字頭字尾的構造。如：用漢字者說「黃玉」，英美人士說「topaz」，用漢字羅馬拼音寫做「huáng yù」，說出來時，出現在各自腦海中的認知是不會有差別的。

真要比部首，英文照樣有，英文的「字頭、字尾」即是，如：「tele-」表「電、遠」，所以「電話、電報、望遠鏡」分別叫「telephone, telegram, telescope」；「-ite」表礦石，所以「磁鐵礦、鉻鐵礦、黃鐵礦」分別叫「magnetite, chromite, pyrite」。

惟漢字羅馬拼音省了多字的麻煩，卻缺乏「部首」或「字頭、字尾」，但一如前段所云，認知上並不會有差別。

第五、第六個切入點：不同語音的交流

羅文第五個切入點：「相同字形不同意義，不同語音也能交流。」用字相同意義不同，只是語言用字的比較，使不同語族者互相瞭解對方用字的差別，只令人莞爾而已。小時候，我大哥到台北工作，回來鄉下，他對我們說：「福佬人講个zàu，就係客話个zèu，毋係北京話个zǒ̱u；福佬人講个dio̱，就係客話个cok，乜係北京話个duèi。」不用文字只用漢字羅馬拼音亦可做此種交流。

第六個切入點：「相同字形相同意義，不同語音也能交流。」這點在「打破空間的限制」之中，已詳細談過，不再多做討論。

第七個切入點：單、多音節

羅文第七個切入點，可分做三個不同點來說明：①屬翻譯問題，將「husband、democracy、sience」分別譯成「黑漆板凳、德莫克拉西、賽因斯」，這是彆腳的直譯法，今人多不用。但現今譯外國人名、地名等，用漢字單音節來譯顯得彆腳，而仍不可免，這是漢字的缺點，如只用羅馬拼音則能做得更完善。如以客語拼音直譯上面三個英文字，變為「ha-si̱i-bèn-d、di̱-mo-k-la̱-si̱、sai-a̱n-si̱i」。②同讀音不同漢字的語詞，漢字羅馬拼音拼出來相同，使用時因前後文的關係仍能讓人聽懂。

6　這些詞語均抄自《台文通訊》第168期中福佬語文章〈番á田夜祭kap大公廨入厝（二）〉。

如四縣客語的「gìn-cạt kon-dò cet-è, m̲-gàm hi zọk, kí-do lu-su̲n gìn-cạt.」讀完，四縣客家人仍能瞭解句中的兩個「gìn-cạt」。③北京話同音字，客讀會不同，這是必然會有的，沒什麼問題。

第八個切入點：電腦輸入

羅文第八個切入點的錯是將翻譯問題當拼音問題討論。「山高月小」譯成英文當然煩瑣，因為將一種語言譯為另一種語言本來就麻煩，如將四縣的「mó la̲n」譯作北京話，要譯到令非客家族群理解，說上半天恐怕還是難以達成，更不知要如何鍵入電腦；同樣的英文譯作北京話漢字一樣麻煩，如：前述的「sane」字輸入只要4鍵，但譯成「神智健全的」五個字要16鍵，或譯作「理智的」三個字要8鍵。

第九個切入點：聲音輸入

羅文第九個切入點舉漢字「考試」與英文「examination」，前者兩個音節，後者五個音節，來說明：「漢字的單音節結構，聲音輸入時容易辨識，比多音節的拼音文字更方便。」孤證不足以決定一個原則，一個漢字孤例「考試」與英文「examination」來比較，顯得以偏概全。相反的例子很多，如前例「sane」只有一個音節，但其漢字意義是「神智健全的、理智的」，有五個或三個音節。

至於漢字羅馬拼音，音節數與漢字完全一樣，無需多做討論。

結論

語言先於文字，文字是因要記錄才產生的。羅馬拼音發明人想的是以音素型的符號來記錄，所以只有26個符號；漢字的發明人，因為沒有想到以音素型的符號來記錄，所以畫物形成字，但卻要不斷的造新字。

其實這是兩種語族使用文字的習慣，各有各的特色，沒有優劣，只有差異，可以比較欣賞，不必互相較量。

至於客語、福佬語這些正待發展出書寫記錄時，因為漢字找尋的困難，如能以羅馬拼音當文字來代替漢字，則馬上可以記錄和教學，來達到恢復與傳承的效果。舉筆者89歲的母親為例，她不懂漢字，她說出口的客語也沒有漢字。記下他們口中的語言只需用拼音符號即可，何苦費盡心力去尋找似是而非又要費盡口舌去辯解的漢字？

另外寫成漢字常會令人望文生義，胡亂解釋，也是一大困擾。如：將客語「hok lò」寫做「學老」，①中國廣東說客語者，解釋為「學老是指其話語太難懂，學到老都學不會，故為學老」。[7] ②黃榮洛解釋為❶尊重閩南人是「學問」的先達老者（師者之意）；❷吸食「阿片煙」（鴉片）所帶來的早老現象。[8]

最後看福佬語教會中，多少老公公、老婆婆及傳教士，他們根本不認識福佬漢字，但是他們看著羅馬拼音卻把聖經念得流利無比，更沒有因為羅馬拼音的同音字、同音詞而搞不清楚。由此觀之，漢字需不需要就很清楚了。

7 參考維基百科。
8 參考黃榮洛《臺灣客家詞彙、傳說、俗諺由來文集》。